

小说



守望流年

文 | 杨慧玉

小年蹲在门槛上纳鞋底时,听见院外来车轱辘声。

丈夫扛着个竹笼子跨进门,笼里蜷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黄狗,正用湿漉漉的鼻子拱竹条。“年,我给你带了个伴儿。”他搓着冻红的手,声音里带着点讨好,“这狗崽子通人性,我走了它能替我守着你。”

小年没抬头,针脚却顿了顿。她望着笼里那团金黄的毛球,想起昨夜丈夫翻来覆去的叹息——他总说要走了,留她一个人守着这两间土坯房、三亩薄田,到底不放心。

“买这做什么,要闲钱。”她把鞋底往膝盖上一压,“我要的是你人回来。”话虽硬,手却悄悄摸向笼子,小黄狗立刻扒着竹条舔她指尖。丈夫蹲下来帮她理散线,两人的影子在地上交叠,像从前无数个共织冬衣的黄昏。

那晚月亮又圆又亮,把窗纸染成银的。小年背对着丈夫躺着,听见他的呼吸声时重时轻。她忽然坐起来,月光里,院外的稻苗正泛着青,相片绿色的海。“等稻子黄了,你回来跟我割,成不?”她的声音轻得像落在稻叶上的露。

身后静了片刻,忽然有温暖的

手覆上她的手背。“成。”他的声音哑得厉害,“等稻子黄透了,我扛着镰刀站在田埂上,你一抬头就能看见。”

第二天天没亮,丈夫就跟着队伍走了。

小年送他到林边,晨雾里全是背包带的摩擦声、枪托的碰撞声。他的蓝布衫被风吹起一角,露出里面她新缝的红肚兜——是她连夜绣的,针脚歪歪扭扭,绣了只衔着稻穗的喜鹊。

“回吧。”他摸了摸她的头,转身融进队伍。小年踮着脚望,直到那抹蓝彻底消失在雾里。她蹲在田埂上,指尖掐进掌心——稻子才刚抽穗,离黄还早着呢。

日子像被抽干了水的河。

小黄狗成了院里最活泛的主儿:追着芦花鸡满院跑,把晒谷的竹匾拉得吱吱响,夜里蜷在小年脚边打呼。可它再闹,也填不满灶台上那只空碗,填不满门槛边那双沾着泥的旧布鞋,填不满月夜里总被风吹得吱呀响的空床。

稻子黄了又青,青了又黄。小黄狗长成了大狼狗,毛色油亮得能照见人影。它总跟着小年下田,叼着镰

刀走在前面;她割稻子,它就卧在田埂上,替她盯着晒谷场。

这年秋天,王三八带着伪军冲进院子时,稻子正熟得坠弯了腰。

“表姐夫在游击队混得挺风光啊?”王三八踢翻了晒谷的竹匾,金黄的稻粒滚了一地。他嘴里叼着烟,手指敲着腰间的枪套,“我这当表弟的,可得替他多照应照应你。”小年攥着镰刀的手青筋直跳。这王三八原是她远房表弟,如今跟着日本人欺压乡亲,把自家祖坟的风水都败光了。“你也配提亲戚?”她将镰刀往地上一划,“当年你娘咽气前拉着我的手,让我照应你,你就这么照应乡亲?”

王三八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。他挥了挥手,几个伪军冲上来掀翻了桌凳,砸烂了腌菜缸。小黄狗突然窜出来,一口咬住王三八的裤腿。“反了!”王三八掏枪就打,“砰”的一声,小黄狗哀叫着滚到墙角,脖子上的血染红了满地稻粒。

“狗东西!”小年扑过去抱住黄狗,温热的血透过粗布衫渗进她皮肤。黄狗的尾巴轻轻扫过她手背,像从前撒娇时那样。她想起丈夫走那天,它也是这样舔她的手;想起去年

冬天,它用身子替她暖过被冻僵的脚;想起刚才下田时,它还替她叼着镰刀跑在前头……

“别怕,我给你包……”她扯下衣袖要扎伤口,可血怎么也止不住。小黄狗的眼睛慢慢闭上,最后一声呜咽轻得像一片落在水面的稻叶。

小年在石榴树下挖了个坑。那棵石榴树是丈夫娶她时栽的,往年此时红得像团火,如今却落了一地残花。她把黄狗埋在树根下,埋了半袋它最爱的苞谷,埋了根它啃了三年的骨头。

“等你转世,还来我家。”她摸着冰凉的土地,“那时候,他该回来了。”

游击队打回来那天,镇口的大喇叭响得震天。

小年挤在人群里,盯着每个穿灰布军装的身影。有个小战士被她拽得直笑:“大娘,您丈夫叫啥?我帮您问!”“他叫——”小年突然哽住,这三年她总在心里唤他“当家的”,倒忘了他大名。

“他走时穿蓝布衫,里面有红肚兜,绣着喜鹊衔稻穗。”她翻出压箱底的红肚兜,“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?”

战士们面面相觑。小年的手慢慢垂下来,红肚兜落在青石板上,像朵枯萎的石榴花。

她失魂落魄往家走,远远看见院门口站着一个人。

他背对着她,正蹲在地上撒苞谷喂鸡。芦花鸡扑棱着翅膀啄食,他的蓝布衫被风吹得鼓起,露出里面一点红——正是那只绣着喜鹊衔稻穗的肚兜。

“当家的?”她的声音抖得厉害,两步并作一步冲过去。

他转过身,眼角的皱纹里全是笑:“年,稻子又黄了。”

小年扑进他怀里,眼泪把他的蓝布衫洇出个深色的圆。身后的石榴树正开得火红,风里飘着新晒的稻子香。小黄狗的坟头冒出几株嫩绿的芽,在风里轻轻摇晃。

原来有些约定,不等稻子黄透,也会生根发芽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412班学生)



一次难忘的旅行

文 | 杨佳俊

我做了一个梦,一个奇怪且真实的梦。我梦到了高耸入云的群山、水天一色的海洋、五彩缤纷的花海。在梦中,我是一只翱翔天际的飞鸟,一只畅游大海的鱼儿,一只姿态轻盈的蝴蝶。我流连在山涧中,遨游在浪花上,漫步在花香里。

我看着这世间的变化,感受着这世间的兴衰。清晨,山中的雾气还未散去,一滴滴晶莹无瑕的露珠挂在枝叶上。我用嘴梳理杂乱的羽毛,抖抖身子,振翅而飞,一跃百尺——我看到两边高耸的群山矗立在大地之间,一棵棵郁郁葱葱的树木挺立在山坡上,它们是群山最美的装饰品。

我感受着从脸庞拂过的微风,享受着这清新的空气。太阳渐渐升起,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大地,在阳光的沐浴下,浑身暖洋洋的。我落在一个枝头上,享受着温暖的阳光。

一股灼热的气流突然朝我喷涌而来,我睁开眼睛,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倒抽冷气。火!群山上盘绕着一条条火蛇,它们张着血盆大口朝我咬来。我拼命扇动翅膀逃离,可漫天的烟雾却熏得我睁不开眼,无助地坠落在地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,周围的一切都那么陌生。直到看见一只鱼儿游过身边,一只海鸟掠过头顶,我才意识到自己身处海洋之中。

正值正午,阳光把海水晒得暖洋洋的。我摆动尾巴在海底世界探险,跟着鱼群到处游玩,吐着泡泡和它们“交谈”。我见过美丽的珊瑚群,躺在柔软的海葵上休息;甚至奋力一跃,跳出海面,看波光粼粼的海洋翻涌成金。

太阳渐渐西下,天空染成一片红霞,我浮在水面上沉醉于这美景。一声雄浑的鸣笛猛然在身后炸响,将我的思绪拽回现实。

血!我的周围是一片腥臭的暗红,我眼睁睁看着一个个同伴浮出水面,被开膛破肚。我拼尽全力摆动尾巴,却敌不过那张铺天盖地的渔网。

我抖了抖身子,渐渐恢复意识,睁眼发现自己正停在一朵绽放的月季上。洁白的月光倾泻而下,我轻轻扇动翅膀,飞舞在无边花海里。银白的月光为我照亮前路,在这片香气四溢的“海洋”里,我看见各种多姿多彩的花朵——它们百花齐放、争奇斗艳,都努力舒展着最美的姿态。

我落在一朵玫瑰上,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它的芳香。正当我沉浸在这迷人的香气中,一阵风卷来,一股恶臭刺鼻的气味突然涌入鼻腔。我环顾四周,一朵朵艳丽的花儿纷纷褪去色彩,变得枯黄、毫无生气。

我连忙扇动翅膀想逃离这恶臭味,可无处可逃,任凭这刺鼻的气味掠夺我的呼吸。

大梦初醒,我浑身大汗淋漓,喘着粗气盯着自己的双手,望着周围熟悉的一切,长长舒了口气。这真是一场酣畅又锥心的梦,一次永生难忘的“旅行”——每每想起梦中的场景,都让我心如刀绞。

可惜,我的力量太渺小。我只能提起笔,尝试唤醒人们心中的良知,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过错,并努力去弥补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04班学生)



亲情的温暖

文 | 韦诗婷

在生命的长河中,亲情如同一盏明灯,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;又似一泓清泉,滋润着我们的心田。那些与亲人共度的美好时光,如同璀璨的珍珠,镶嵌在记忆的深处,每每回想起来都满溢着温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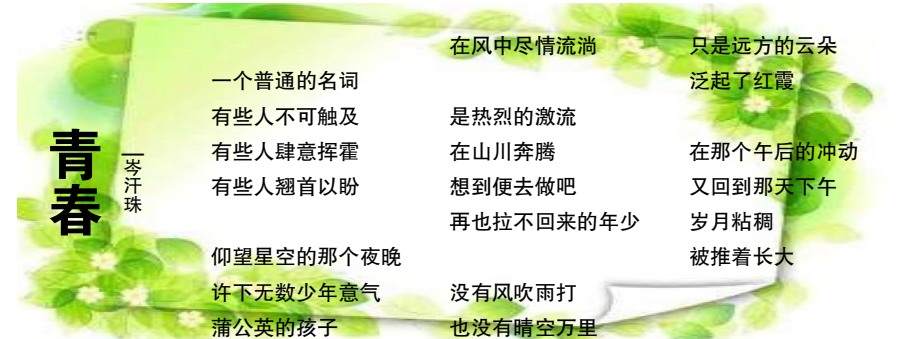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外婆总是带着我在田间的小路上漫步。那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,路的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春天,油菜花金黄灿烂,微风拂过,涌起层层金色的波浪。外婆牵着我的小手,走在这片金色的海洋里,她粗糙的大手传递给我无尽的安全感。外婆会指着那些盛开的油菜花告诉我:“看,这些油菜花多漂亮,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,也象征着我们的生活像油菜花一样温暖且朴实幸福。”那时爸妈工作忙,都是外婆给予了我这份温暖。

直到我上了初中,妈妈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干高强度的工作,之后就在家照顾我。除了在学校,其余时间我都是跟妈妈待在一起。她把精力全放在了在我身上,特别是快中考那段时间,妈妈每天早晨五点多给我做早餐;天气冷的时候就做些暖胃的粥,天气热的时候就做些

面食和解热的汤,每天的早餐都不重样,还很健康。中餐更是丰盛,每天都给我炖汤补身体,只为让我在中考时能更好地发挥。她文化水平不高,在学习上没能给我很好的帮助,但在健康方面,她把我养得很强壮。虽然不提爱,但每个行为都透露着爱。我也没辜负母亲,顺利考上高中。刚上高中时,妈妈终于轻松一些。可时光飞逝,感觉啥也没干,我就变成了一名高三生。不仅是我本人开始紧张,连带着母亲也紧张。母亲为让我过得更好些,开始找了些轻松点的工作赚钱。她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,我也慢慢懂事了些,只要有时间就会陪他们聊聊天。出生在普通家庭,本以为生活会艰苦些,但父母给予我的,从来没有让我觉得艰苦。他们把最好的都给了我。

亲情虽然是无声的,但一定是最温暖的。这份爱会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,也会温暖我的一生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26班学生)



青春

文 | 晏汗珠

一个普通的名词
有些人不可触及
有些人肆意挥霍
有些人翘首以盼

仰望星空的那个夜晚
许下无数少年意气
蒲公英的孩子

在风中尽情流淌
是热烈的激流
在山川奔腾
想到便去做吧
再也拉不回来的年少
没有风吹雨打
也没有晴空万里

只是远方的云朵
泛起了红霞
在那个午后的冲动
又回到那天下午
岁月粘稠
被推着长大